

半张骨牌

远藤志雄恐怖小说集

Ban Zhang

Gu pai



贵州人民出版社

YUANTE

GZUOPIN

日本●金榜畅销书译丛
【远藤志雄作品集】

半张骨牌

陈冀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9-0028

策 划：刘 卫 赵升沂

责任编辑：李 力 孟志纲

特约编辑：陈 东

责任校对：杨 如 唐 凌

封面设计：金 泰

半张骨牌

原著：远藤志雄

译者：陈 冀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8.5 字数：2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7-221-04375-2/I·982 定价：16.50 元



远藤志雄恐怖小说集



内容提要

漆黑的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武田男在自家客厅遇见一位丑女，四周门窗紧闭着，没有任何出入之处，正当他惊慌失措时，丑女却诡异地笑了起来……

在一场车祸中他认识了一位古怪的瞎眼老太婆，当对方提出给自己的假牙用巨额投保时，他意外发现了丑女及一些身份不明者在四周出入，他不得不在这个古怪的地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副假牙。

在一个月圆之夜，假牙突然自己裂开了……

远藤志雄惊悚系列之《半张骨牌》将使你在恐怖与猎奇中获得真理……

◆ 时钟突然停在十二点，一切都静止了，只有摸着这半张骨牌的手明显开始流汗，恐惧正在沁出……



目 录

半	张	骨	牌
---	---	---	---

引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3)
第三章	(33)
第四章	(91)
第五章.....	(135)
第六章.....	(173)
第七章.....	(205)
第八章.....	(231)
第九章.....	(249)



引 子

沉沉的昏暗笼罩着小金井市。

一队卡车一辆跟着一辆在坡度很陡的路面上吃力地爬着，一上坡顶，每辆车都略微加快了车速，司机们都急于尽快驶下坡道，回到高楼大厦间那萤火般点点的路灯灯光中去。

每辆卡车上的司机都竭力抑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谁都不敢让脚滑离刹车，也不敢把油门开得过大。两眼必须眯缝



着，紧紧地凝视住黑暗的前方，随时准备急刹车或急转弯。

天太暗，车队只能靠夜幕的昏光和从低飞的云雾之间透来的月光的指引向前行驶。

车就这样开着，真可谓是在修行，而修行对这些司机以及他们身旁的乘车人来说，无疑是每天生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第一章

这是一般的双行公路，天刚黑下一会儿。路上车辆要比正午少一些，但是络绎不绝地不断有车辆高速驰过。

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妇人停立在横行道边，弯着腰注视着公路两头。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利用公路两头车辆尚未驰来的空隙过街了。但老妇人似乎缺乏自信心，她想等公路上完全没有车辆才过去。

卡车队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了。

然而，不是这头，就是那头，总有车辆开过来。老妇人像是永远也没有过街的机会。

这时，一辆破旧的宏达轿车驶过来，驾驶席上坐着一个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留着平头，浓眉大眼，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他远远地就发现了那个老妇人，知道她要过街。车子停在老妇人跟前，年轻人轻轻按着汽车喇叭提醒老妇人，示意她可以过街了。

老妇人明白了年轻人的意思，她向着汽车中年轻人的方向点了点头，表示谢意。然后低着头，扶着拐杖，步履踉跄地开始走下了人行道。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面包车从后方飞快地驶来。车窗装的是黑色遮光玻璃，从外面看不清里面的人。

面包车的驾驶者尽管看见了前面有车停着，本应该停在那辆车后面，但却根本没有停下，甚至丝毫没有减速。面包车绕过轿车，飞快地开上了反向道。就在这一刻，老妇人刚好走到那里，刹那间，她像一片枯叶，被从斜刺里突然窜出来的，如狂风般驶来的面包车刮倒了。

黑色面包车却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了。

年轻人在轿车中看到了刚才的一幕，连冷汗也吓出来了，他赶紧跳下车来，扶起倒地的老妇人。

这位老妇人竟然双眼都是瞎的！

“夫人，您没事儿吧，那些家伙真是太不像话了！”

老妇人是因惊吓而倒地的，并没有受伤。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把她搀扶到了街对面，待老妇人走好了，他才回到自己的车上。这种令人感动的事例，在大都市的公路上，虽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但确实是相当罕见了。

那个年轻人在交叉路口处追上了那辆黑色面包车，此时正是红灯。



年轻人是一个颇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见到旁边停着的恰好是刚才那辆面包车，他忍不住隔着车窗对那辆车的司机说了两句：

“那位老夫人刚才差一点儿被您的车给碾了，真是太危险了，她还是个瞎子呢，请以后多加注意！”

黑色面包车的车窗哗的一声拉下来了，一个戴墨镜、长着猴狒样尖险的男人对着年轻人大吼：

“嘿，小子，你口气真大！知道在跟谁讲话吗？”

对方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使年轻人有些畏惧。他鼓了鼓勇气接着说道：

“刚才您不是差点就碾死了那位老夫人吗？前面的车停下了，后面的车就应该跟着停下。即使要超车，也应该减速慢慢绕过去，这不是开车的一般常识吗？”

“嗨，你还打算给爷们说教啊！”

戴墨镜的开车的小伙子打开车门跳了下来，同样戴墨镜，穿白衬衫，穿着漆皮鞋的另外两个流氓样的家伙也下了车。

年轻人意识到对方要寻事，他想开车回避，但不成，路口的红灯还亮着。

“混蛋，滚出来！”

领头的家伙用脚猛踢小车的车门，见年轻人不开门，他从车窗口伸手来拉开了车门，三个人连拖带拽地把年轻人拉出了小车，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拳脚。

眼见流氓在作恶，周围虽有一些人，但谁也没敢吭声，怕惹火烧身。这时绿灯亮了，周围的人像逃避瘟疫一样慌忙不迭地驾着车跑了。



年轻人的眼睛被打得青肿了，鼻血直淌，神志也变得有点儿不清楚了，他无力抵抗三个暴徒的群殴，只能听凭摆布。

暴徒们像是在戏耍着一件落入网中的玩物，直到玩弄得心满意足之后，才跳上面包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漆黑的夜空渐渐变灰，朦胧的月光映照着树木和房舍，除了偶尔一辆车匆匆过，四周显得一片宁静，仿佛这儿什么都没发生过，整个街道象夜半的太平间一样冷清。

瞎眼老妇人的身影在远处晃了一下。

年轻人呻吟着爬起来，擦了擦嘴角和鼻孔里流出的血，一瘸一拐地走到车前，爬上车，汽车象一只被掐掉尾巴的壁虎，惊慌却又慢腾腾地向前方开去……

年轻人名叫武田男，是小金井市永安保险株氏分会的一个保险推销员。他于此行道已经两年多了。尽管他总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但是天生憨厚的性格和一张笨拙的嘴使他一直做不到一笔较大的业务，每个月他只能交出几份可怜的小保单，领取一份仅用维持生活的薪水。

可怜的武田君，眼看着自己的过去的同事一个个慢慢地爬上去，作主管、作讲师、作经理，而自己却只能每天小心翼翼地去应付上司那张冷冰冰的脸孔。

提起他的上司——犬一郎，那个糟老头，武田男心里就不禁一阵发毛。那是个标准的六亲不认的家伙。要是你工作上没作出什么业绩，他盯着你时的那种神情，分明地带有一种轻蔑和冷笑，像盯着一个低能儿或白痴似的。

武田男就经常受到这种“优待”。



今天下午，武田男填好了工作日志，准备下班时，犬一郎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

“武田君，您知道，会所的一切费用和开支都得靠我们自己去挣，我们可不是开设的什么慈善堂，不能养一些只会领钱的碌碌无为的人，对不对？”

“我知道，我……”

“武田君，您工作很努力，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清楚，但是如果您还不能作出一点成绩来，我们也只好……”

“您放心，我会的，请您放心。”武田男惶恐地退了出来。

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屋漏偏遭连夜雨。上班时被上司骂，下班回家的路上又莫名其妙地被流氓打一顿，可想而知武田男的心情有多么坏。

车继续落魄地向前行驶着。

无数的出租车、小轿车快如从炮膛里射出的炮弹。

无数长长的如同列车车厢般的载重卡车在绿灯的指引下风驰电掣。

武田男感到自己不是走在公路上，而是走在炮管中……总有一串一串的“炮弹”射出，把车窗刮得剥剥作响，使车身一次一次缩小。他总是向边儿躲闪，使他不致碰在“炮管”上。

总恍惚不是回家，而是走向开枪人的眼睛……那深邃的有蓝色海水荡漾的瞄准自己射击的眼睛。

仿佛有一股强大的魔力在吸引他，呼唤他，并冷静地看他身不由己地投入，直到自我毁灭殆尽。



感觉呼唤声、嘈杂声似是一种灯在雾中闪烁；感觉人流似是一些虚影在雾中流动；感觉自己的惊恐与无助似是一些鬼魅在光影中出没、飘忽……

总感到会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他吃惊自己生命中还有这么多流动、闪动、变动的什么。

不得不承认这心里隐隐的是一种痛。

是的！是一种痛！

在这样深秋的季节，因为有了这一种“稳定”的感觉，且因为笨拙的天份中的一些灵性与悟性能知解并向纵深感受“稳定”感觉的缘故，而使他的心里更加悲凉。

这悲凉的雾向天边弥漫着。

一时里他分不清这雾是从远处漫卷过来，还是从他的生命中漫卷出来……

武田男就在这样的悲凉思绪中驱车到了家门口。

四周显得静悄悄的，没有人走动，与自己一样奔波一天的邻里们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各自的安乐窝中，享受着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光。

他们懒懒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捧张报纸或一本杂志，小儿小女正在膝前作闹，温柔的妻子在忙碌地准备晚餐，电视里播放着都市新闻或家庭娱乐片，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愉快地应付着妻子或儿女的问话……

武田男默默看了一下自己的紧紧关闭的家门，他便不寒而栗——仿佛自己长了二十多年生命还未“竣工”，他感觉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一副钢筋水泥支架！支架中机声轰鸣，焊光闪闪，“骨”被起重机重新组合着，“血质”被机器重新灌



注着，“肌肉”被无数力量撕扯着，填充……他就那么睁着眼睛感觉被重新组合的疼痛及被重新灌注的酸胀。

那是怎样一种躯体被拆散可以随便组合又不知道怎么组合的感受，仿佛自己的躯体的“零部件”漫天飞舞着，那感受完全背离了自己固有的对生命的感受。一种极不真实的飘逸感使他感到自己近乎崩溃了，而这种崩溃似乎将发生在离太阳很近的第二宇宙速度区域。

武田男暂时不愿回家一个人寂寞地面对那空空的四壁，以及那桌椅的灰暗和床第的冰凉。

他想一个人随便走走。

他漫无边际地走。

他想找一个思考的时间与空间。

他想找一个属于灵魂的幽独，去抚摸去治疗那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那些楼中楼，人流中的人流，车队中的车队阻碍着他……

他走到园岭证券交易所，园岭证券交易所门前那里黑压压的人群，全不理睬全国经济降温，全不理睬海湾危机，全不理睬世界上这片乌云密布，全不理睬股市上那些男男女女的真实身份。人们嘈嘈杂杂地交易：抛出、买进、买进、抛出。

这段日子股热，股市一会儿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一会儿又因市场规律以惊人的速度下滑……大把大把的“天皇”日币如落叶般纷纷扬扬，如干燥土地上的火苗，轰轰烈烈燃烧着……

那对股票的热情似乎是一代一代人的“压抑”累积而